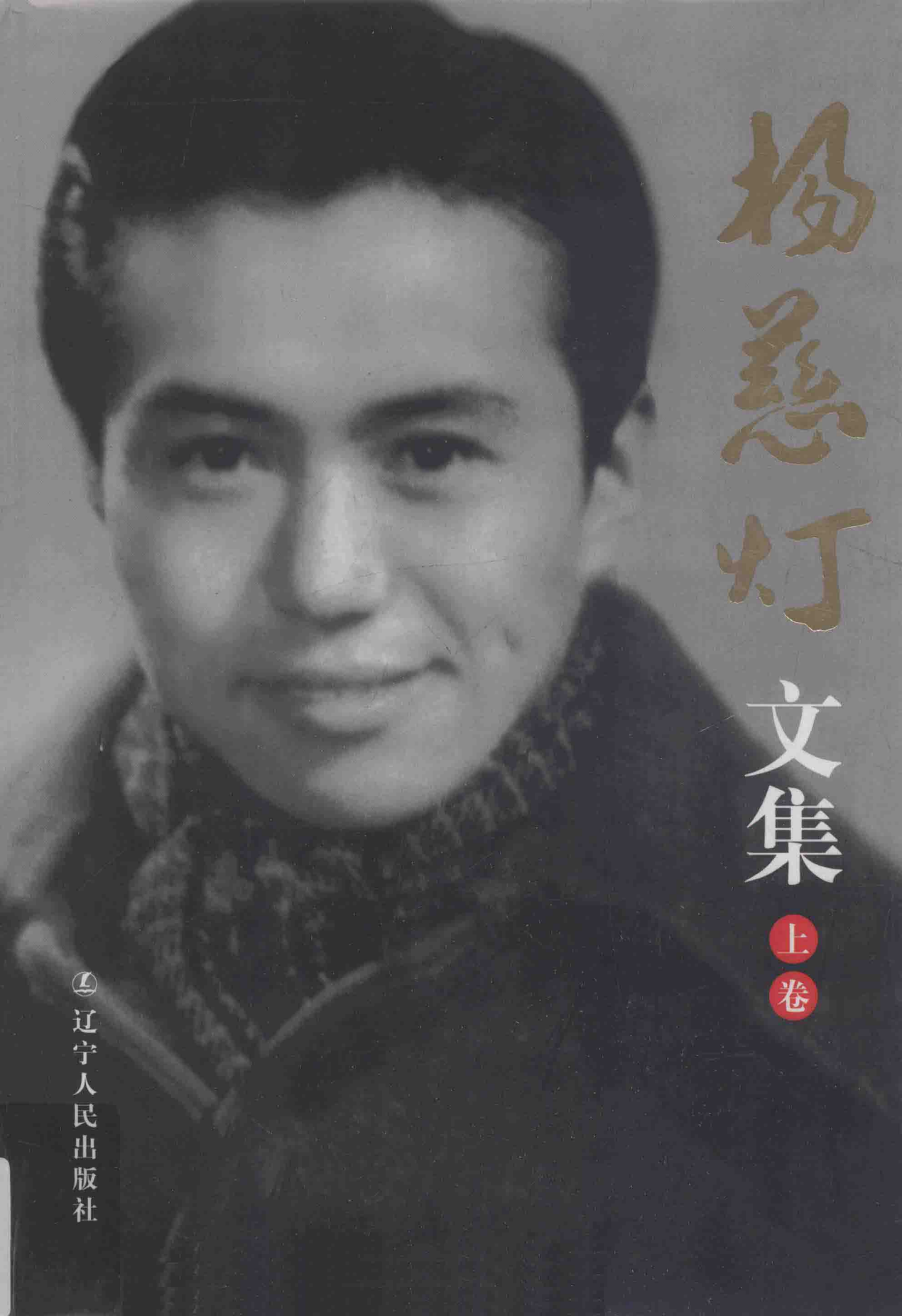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a man, Yang Xindeng, with short dark hair, wearing a dark jacket and a patterned scarf. He is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right with a gentle expression.

杨希丁

文集

上
卷

① 辽宁人民出版社

杨慈灯文集

上
卷

① 辽宁人民出版社

©杨慈灯 201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慈灯文集 / 杨慈灯著.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205-08271-0

I. ①杨… II. ①杨…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3330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lnpublish.com.cn>

印刷: 辽宁泰阳广告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166.75

插 页: 4

字 数: 2400千字

出版时间: 2015年7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董 喃

装帧设计: 杨 勇

责任校对: 王珂洁 赵卫红 等

书 号: ISBN 978-7-205-08271-0

定 价: 480.00元(上、中、下卷)



杨慈灯

不堪回首憶前
 塵黑水白山痛
 陸沉浩氣歛君
 揮淚筆揭穿
 覬覦亮狼心

楊慈澄兄集作問世俚句致頌
 癸巳歲暮李正中於遼東

东北沦陷时期著名作家、书法家，沈阳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李正中先生为本书出版赋诗。

序

初国卿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出版界将有多种关于东北沦陷时期的作家作品出版。在这些选题里，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种，一是线装书局的《东北沦陷时期文学作品与史料编年集成》，这是一部近三千万字带有综合性和系统工程的图书；二是辽宁人民出版社的《杨慈灯文集》，这是一部近三百万字，首次结集的个人专集。《杨慈灯文集》的出版又恰逢杨慈灯先生诞辰百年之际，在这样一个具有双重纪念色彩的年度里，由杨先生故乡出版社出版的这部文集，其意义自然不言而喻。

杨慈灯先生是东北沦陷时期一位多产的辽宁籍作家，当年，他的作品在东北几乎家喻户晓，知名度颇高。文学界曾将他与沈从文并列，说“慈灯之在东北，恰如沈从文之在南方”。且又是抗战胜利后在北平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创办《鲁迅晚报》，1949年之后进入中南海任工会主席的人物，但他的文学成就却长时间被湮没无闻，以至于在我所主编的收入人名最多的《辽海名人辞典》一书中，也将这位名人遗漏，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好在有杨慈灯的儿子夏正社先生，他用了数年时间，满世界地搜寻他父亲的作品，花了几万元钱在《中华读书报》和“孔夫子旧书网”上做广告，将杨慈灯的作品一篇一篇、一本一本寻到，终于有了这部《杨慈灯文集》。但这也不是杨慈灯作品的全部，有些作品如单行本，时隔七十多年后，至今已无处寻找。其中最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五百余万字的《辽东

半岛的春天》，未及出版，即在“文革”中被焚毁。

在搜寻杨慈灯作品的同时，夏正社先生还一并寻找有关杨慈灯生平事迹、文学评论等方面的资料近一百余种，这就是附于文集之后的《杨慈灯著作及有关研究、评论、回忆、出版经历的报刊书目索引》。同时，夏先生还根据相关史料和家人的回忆，写成了《慈灯小传》，从而给今天的读者一个相对完整的杨慈灯生平简介。

根据夏正社先生的叙述，我们得知，杨慈灯1915年生于山东胶东平原上的一个乡村里，少年时即学业优异，写得一手好小楷，经常帮助佛寺住持抄写经文，并得以随住持学习武术。住持给他起了一个“慈灯”的名字，意为习武之人要有“待人慈悲，心明如灯”的胸怀。20世纪20年代中期，全家闯关东到了大连。在大连落户之后，杨慈灯做过小旅馆的杂工，后来又进入伪满洲国的日本军官学校。因为他的武功和学习成绩，毕业留校做了一名教官，当时他还不到二十岁。出于对文学的喜好，他开始写作，并很快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其创作题材与体裁广泛而多样，涵盖小说、散文、随笔、童话，并深得读者喜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佯装有病脱离了军校，开始以写作为生。到了抗战胜利前后，他的创作已风生水起，以杨慈灯及杨小先、杨剑赤、慈灯、赤灯等笔名，累计发表各种作品一千余篇，当时大连最大的报纸《泰东日报》专门为他开辟了专栏，每天连载他的小说，有时候甚至一天会刊发他的两篇文章。其间，东北地区的其他报刊也纷纷给他开辟专栏，一时间，杨慈灯的名字在读者中几乎无人不知。

从抗战后期开始，杨慈灯就关注苏联文学，曾读了大量苏联文学作品，抗战胜利后，他与多位苏联红军作家成了朋友，经常用俄语进行交流。他的作品深受苏联红军作家的赏识，当苏联红军撤出东北的时候，曾有人动员他去苏联，并给出相当高的条件，但杨慈灯坚持认为，自己的文学创作源泉在东北、在中国，如果离开自己的家园也就失去了写作的根基，所以他执意留在中国，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下到了北平。

在北平，他以笔名杨上尉和夏园继续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其中夏园的名字最为响亮，这也是后来他的几位子女均以“夏”字为姓的缘故。

在北平期间，杨慈灯做得最有意义的事就是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先是参与创办《平津晚报》，不久这份报纸因刊发进步和红色文章太多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后来又参与创办《鲁迅晚报》。据1982年第二期《新闻战线》刊发的金冶、陈思先生《〈鲁迅晚报〉出版始末》一文的介绍，这份报纸先后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和城工部领导下，由戈更、吕平、夏园等地下党于1946年2月25日创刊，为八开二版日报。为了筹集办报经费，杨慈灯等人几乎拿出了全部家当，他甚至把妻子陪嫁的结婚戒指和金首饰都变卖了。报纸的创刊号上，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第十二章中的一部分作为发刊词，题为“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此后这份报纸每天都刊发新华社的消息和北平百姓贫苦生活的报道，还有郭沫若、何其芳、林默涵、吴晗、丁玲、秦牧等进步作家的文章。其中最醒目的是每天连载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直到停刊时，全部连载完。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如此办报，当然难以持久。1936年3月26日，《鲁迅晚报》被迫停刊。虽然它只出版了一个月，在北平却影响很大。3月30日，新华社在延安发了题为“北平国特横行，《鲁迅晚报》被迫停刊”的电讯，第二天的《东北日报》等都进行了转载。

《鲁迅晚报》停刊后，在时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城工部部长刘仁的安排下，杨慈灯进入解放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做教师，后又到晋察冀行政公署任秘书。北乎和平解放后，杨慈灯随中央机关一起进了中南海，先后担任陈云、何长工、吕正操等多名中央领导的秘书，还任过中南海的工会主席。天生喜欢创作的杨慈灯，最想做的事还是写小说，于是在他的坚决要求下，调到了电影局剧本创作室。在电影局，在完成日常工作之外，他开始了长篇巨著《辽东半岛的春天》的创作。这是他酝酿了十几年的一件事，他要写出一部中国人的《静静的顿河》。那段时光，他住在安静的四合院里，邻居是电影局局长陈荒煤，两个人经常在院中的老槐树下喝茶、聊天、谈创作。

然而这段集中精力创作长篇小说的时光没有几年，杨慈灯的平静生活就被打破了。1958年，在对知识分子思想整合的运动中，杨家被下放到

贵州省，他本人则被安排到贵州省群众艺术馆工作。期间，他继续《辽东半岛的春天》的写作，并结合工作，行走于贵州山区的各个村寨，收集和整理红军在贵州的故事及各少数民族的民间故事。到了1966年，五百万字的皇皇巨著《辽东半岛的春天》终于创作完成。这部长篇小说，从20世纪20年代写起，直到1949年，反映了近三十年的辽东地区风云变幻的历史，堪称史诗般的大作。可还没等到此书联系出版，“文革”爆发，杨慈灯被天天批判，戴着高帽游街，他的所有作品都成了“大毒草”。那部《辽东半岛的春天》自然也在劫难逃，被化为灰烬。据夏正社先生回忆：“装订整齐的书稿搁在地板上有一尺多高，为了不让烟火引起邻居的注意，父亲叫我打了一盆水放在旁边，吩咐我不断地把烧化的稿纸用水淋熄。父亲脸色苍白，眼里含着泪水，嘴唇紧闭，没有一句话。”五百万字的书稿，整整烧了一个晚上。

此后，杨慈灯被停发工资，关进“牛棚”，不久又被送到贵州遵义桐梓县一个不通公路的深山村寨里接受改造。在山寨的几年里，他靠着带去的几本医学书，竟然成了那里最好的医生，几十公里外的农民都找他看病。等到落实政策回城时，十里八乡的村民几百人来送他，一直把他送到通汽车的地方。

离休后的杨慈灯直到1995年去世，一直住在贵阳，去世时，家里仍然住着只有五十平方米的小房子。

二

在杨慈灯逝世二十周年后，《杨慈灯文集》得以出版。此文集共分三卷，原则上保持了当年杨慈灯作品的风貌。上卷为小说，分别是《一百个短篇》和《老总短篇集》；中卷为童话作品《童话之夜》《月宫里的风波》以及小说集《年轻人》《入伍》等；下卷是散文、随笔和短篇小说组合成的《慈灯杂集》《说到这里做到哪里》及《其他》。

杨慈灯的作品，内容丰富，体裁多样。他的创作题材涉及面很广，有

反映伪满洲国军队生活的，有城乡社会和家庭生活的，有神仙鬼怪和动物世界的，还有童话作品。这些作品语言地道纯熟，描写人物生动鲜活，具有很强的地方特点、文本个性和时代风格。

读杨慈灯的作品，在内容上一个最突出的感受就是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在日伪严酷的政治高压下，他会想尽一切办法，甚至变换不同的笔名，描写和揭露社会的黑暗，从而暗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与凶残，反映了在黑暗深渊里进行挣扎的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表现出对黑暗社会的强烈不满和对被奴役、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如写于1943年的长篇小说《年轻人》第一部分中的描写：

李园觉着这小屋子特别的寂寞，说不出有多么寂寞，房顶上，墙角，门后的黑影，桌底下，床下面，所有的角落里都弥漫着寂寞的空气，而且这空气是渐渐的膨胀，像有毒瓦斯的药包打开了一样。

他苦闷的呼吸着，肚子里装满了寂寞的毒气，他觉着烦恼的要命，打开一扇窗打算放走这满屋子有毒的寂寞的空气，没有想到，外面的寂寞的空气比屋子里还多，很快的袭进屋子来，把屋子塞得几乎要破裂了！

他在这部小说的序中说：“诸位要把这部书和世界名著去比那可就糟糕了！它不是《激流》不是火山，不是枪炮，不是钢铁，只是广漠的海边上一个渺小的沙粒。”其实读者都知道，书中人物的情绪，绝不仅仅是“一个渺小的沙粒”，而正是火山、枪炮和钢铁。

又如小说《黑夜》中的结尾：

黑夜，较前更黑得甚，深得甚可怕得甚。他的病刚好，当母亲的就命令道：“快去！关上鸡门，我又忘记了。”

可怜的孩子！他冒着寒冷，从魔女的群里，碰着她们的衣襟，

又经过狼群，擦着狼毛，从狼群里摸索着奔跑，冬的黑夜，黑得多怕人哪！西北风的箫笛在奏着哀曲，告诉人们，说是失了母亲的儿童的生活，比母亲失了儿子还不容易，他们的天真也没有了！活泼也没有了！从朝至晚表现一副哭丧的小脸。笑的时候也是默默的冷冷的。

这种从现实出发，接近劳苦大众，有明确的民族大义和爱憎情感的文学作品，充分反映了那一时期东北人所遭受的民族灾难与悲辛，揭示了当时日本殖民统治者所宣扬的“王道乐土”的虚伪性。

在暗示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与凶残，记录在黑暗深渊里进行挣扎的劳动人民痛苦生活的同时，杨慈灯的作品中所反映的情绪不仅仅是绝望和仇恨，还有不满、抗议和斗争。如《丝绒料》：“黑夜的势力已经受不住光明的白昼的攻击，悄悄的退却了，温暖的晨光照耀大地，天真的家雀在房檐上唱歌。”这样的描写从而让人民隐约地看到在黑暗中所出现的光明，这些都是极为可贵的，也是当时读者喜欢杨慈灯作品的重要原因。

杨慈灯的作品，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抑或童话，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笔法。如在人物描写上，将白描手法与细节刻画结合起来，使笔下的人物越发生动而鲜活。《郑先生和他妻》这篇小说中对主人公图画老师郑先生的描写就极为成功：

胖胖的四方脸，有点像西洋人的鼻子，一看见我们就笑，他最喜欢把手放在学生的秃头上抚摸。上图画功课的时候，他怀里总是抱一包东西，瓶子罐子、白菜大葱、萝卜以至于花盆和其他各种器具，摆在讲台上叫我们照样画，有时他领着我们到野外，坐在山顶上，河岸上，农家的田园边，对着各种景色写生。他画得才好呢！他拿着粉笔问大家：“你们愿意我画什么？”有的说画狗，有的说画猫，有的说画各位先生的相貌。他在黑板上三笔两笔就是一个猫呀狗呀，画得活像活像，没有一点地方错的。最

奇怪的是他能把各位先生的面貌画了出来，活灵活现，逼真得很！

并不是慢慢详细的画，也用画猫画狗那种迅速的笔法画了出来的。

这样的一位图画老师，十分立体感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又如《山中》对老人与孩子的刻画：“一个矮小的老人，眼睛落进深陷的眼眶里，留一条有历史意义的小发辫，赤着紫红色的上体，光着脚出来招待我们：‘你们几位——辛，辛苦了……’接着有个细长脸，尖下巴，厚嘴唇，两条细腿像麻秆似的小姑娘，扑咚扑咚的跳着跑出来，把两只小手放在头上，又背在身后，又往前面伸直，又叉着腰……不知放在什么地方好似的，那一对小眼睛，圆圆的，乌黑而且出奇的明亮，好像小鸟的眼睛，惊奇的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又过去留心的看看马的腰边流下的汗沫”，这种对人物把握和描写的准确性，十分难得，在同时代的东北作家中实不多见。

在语言的使用上，杨慈灯的作品不仅具有个性，而且很讲究，如小说《没有月亮的晚上》：

部队还没有好好的休息就离开这村庄，爬到附近的山上，把舒服的家屋难舍难离的抛开了，像离开有情人的温暖的安乐窝一样。

这山并不怎样高，它骑在小村落的头上，那不停的骚闹着，像一个碎嘴，在叨叨咕咕的讲着始终讲不完的话的河流越发响亮了，听着就像在耳朵底下似的。

这种极具生活化的语言，读来既新颖又亲切。再如《丝绒料》：“张先生有个脾气，最欢喜听媳妇骂他：‘不害羞’‘没有出息’‘不要脸’这类词句，他总是高兴的接受，因为她骂的时候是用温柔，妩媚，十分迷人的细声，并且表现出一副‘难为情’的嘴脸，有时还举起嫩白的小巴掌轻轻的拍他一下，这种举动，张先生就觉得舒服。”类似这种描写与叙事语言，在杨慈灯的作品中运用得十分熟稔和妥帖，这样的语言自然能得到

大众读者的青睐。他在当时能拥有众多的读者，就不奇怪了。

三

关于杨慈灯的童话作品，后来的文学史包括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研究，都很少或从未涉及，童话文学史的研究对其也是缺失。其实，在杨慈灯的文学创作中，童话占有重要位置，且有很高的成就。

我曾在李正中先生主编、1946年1月出版的《东北文学》第一卷第二期中署名陶君的《东北童话十四年》一文中读到这样的论述：

写童话最多的作者，是慈灯。

慈灯之在东北，恰如沈从文之在南方。固然慈灯的写作力远不如沈从文，但他们两人却有着许多相同的地方：

1. 他们两人都是军队出身的作家；
2. 他们两人都以多产而著称；
3. 他们两人写作的风格都和其他作家不同；
4. 沈从文以苗人生活为题材写了许多小说，更以《杂譬喻经》为资料写了《月下小景》（新十日谈）；而慈灯也与此对称地写了数十篇童话。

慈灯写作的历史很久，在东北，是最热心于童话的一个，他写的童话，除了集成《童话之夜》和《月宫里的风波》两个单行本以外，此外在他的《一百个短篇》里也含有几篇。

在这里，陶君对杨慈灯的童话创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将其和沈从文并列，这是很有见地的。杨慈灯的童话作品，虽然只有《童话之夜》和《月宫里的风波》两部，但已是十分难得，其中的大部分作品，都十分精彩，如《金丝鸟的幻想》《鸡和鸭的辩论》《小羊》《月宫里的风波》《螳螂学者》《失恋的猪》《十个仙女》等，在今天读来，都觉得十分入眼。如

《金丝鸟的幻想》一篇，写一只金丝鸟幻想到木星旅行的故事，开篇的描写极为生动而优美：

月夜——

静静的，一点风也没有，树叶在黑影里悄悄的谈着话，蝴蝶在花叶底下舒舒服服的睡着觉，有一大队蚂蚁顺着平静的溪边游行，在溪水里倒映着草叶的上半身，有两条活泼的幼小的鲫鱼从石板底下慢慢的渡出来，奇怪的是看着水里反映的月光，在一个院落深远的人家的房檐底下挂着精致的鸟笼，这里面住着太平的金丝鸟，她的羽毛光滑，小嘴尖尖的，圆圆的小眼睛像宝石似的放光，这时，已经是深夜了，她还没有睡觉，因为她苦闷，她已经厌倦了狭小的笼中的生活，只有这么一小块地方，不能高飞，只能勉勉强强的慢慢的跳跃。要想到树林里和那些快活的小鸟谈天，这简直等于梦想，希望飞到溪边看看小鱼游戏也办不到，啊！多么苦闷，在这狭小的屋里四面八方全部是密密的栏杆，好像囚犯一样。金丝鸟很羡慕木星的光，她时常想，木星里的世界一定比人类的地球好得多？

——如果我能到木星里去……

这样一想，好像是真的，金丝鸟啄碎了竹棍，用着全力飞出庭院，飞在树的上方，在溪水顶上经过，又穿过平静的原野。

“这只金丝鸟用力的往上飞，她敏活的扇动着翅膀，很快活的离开了大地，越出高峻的山峰，接近了层云，不停的飞着，有几颗盘踞在低空的星星被她抛在下面，她一直的对着明亮的木星，木星的位置她终于达到了。木星里没有人类的建筑物，这里面全是自然的生长、发展而且有着悠久的历史，她一到就看出来木星的世界比人类的美好多了。金丝鸟在木星里看到了什么？”“她落下的地方正是一片丰肥的菜园，菜花的芬芳四散，蝴蝶成群，颜色鲜艳，雪花似的活泼的飞着，好像肥皂泡一样五光十色的辉

煌，有两只蓝色的野兔忙着栽种。”“她在路上碰见四只狐狸，都是蓝色的皮毛，态度庄严，温和，都拿着书，一面走一面热心的读。”

“有个老年的健康的卜鸽安安静静的坐在池边的石凳上，两手捧着书本，戴一副非常小的眼镜，从书页里稍稍的一抬头看看金丝鸟，向她招招手。”“从放光的草堆里跳出一只鸭子，她在嘴里含着书，这鸭子的颜色也是蓝色。”“金丝鸟学会了许多新的悲壮的歌，又学会许多种有意义的跳舞，更可喜的是她改变了头脑的内容，有一回，她去参加跳舞会，在这里她看见许多快活的友伴，年轻的虎最有趣，他让大家骑在他的背上，他满不在乎的舞起来，群众鼓掌，无论谁都高兴，金丝鸟在地球上养成的高傲的习惯在这里完全消灭了，她谦虚，和蔼，有理性，有十足的集体的性格，向上发展的基础磨炼得很深……”

这篇童话既有科幻色彩，又有不甘做亡国奴欲逃离现实的寓意。然而现实终究在困扰着它，“狭窄的笼的事实铁一般摆在面前，她用翅膀碰碰竹竿，坚硬，又用尖嘴啄啄笼底，结实栏杆是密的，上下全是不通空隙的木板，挂在房檐上的钩子是钢的，连接着房檐是铁钉并且环着粗铁丝，她如果用嘴啄竹棍，啄不断，用肩头碰，碰不碎，用头，用屁股，这更不成了！”“她不能，不能够，因为笼子的事实比什么都强硬，她没有踹碎竹棍的足力，没有撞断栏杆的勇气，她的肩头软弱，声音细微，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呀，金丝鸟又幻想起来了，幻想她那幻想的木星里的美好。”这就是《金丝鸟的幻想》，一篇想象奇幻、语言精妙、寓意深刻的童话作品，于此，我们即可见出杨慈灯童话创作的功力。

四

在初步了解杨慈灯的经历和读了他的部分作品后，我的心情很沉重，也很复杂。我深感历史就是历史，不分曾经的平凡与伟大，低贱与高贵，谁都要经历，谁都会沉浮，谁都有痛楚。杨慈灯的一生虽然苦多于甜，但最终他还是个幸运者，因为他有一个好儿子。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儿子夏正

社先生，他的作品和他本人可能就会被永远地掩埋在历史深处，后人包括他的家乡辽宁人，也永远无从知晓。所以我们辽宁人，我们的东北文学史要感谢夏正社先生。

我初识夏先生是在2012年秋天，当时他读到了我写的《朱媵和她的〈樱〉》这篇文章，文中提到：“《樱》当时由国民图书社在长春出版发行……当时以写军人题材小说知名的作家杨慈灯和写儿童小说的作家杨光月等都在国民图书社出书。”只因文中提到了“杨慈灯”的名字，夏先生就辗转打听我，最终通上了电话。就这样我们开始相识，也让我开始了解他的父亲杨慈灯。

记得是2012年冬至那天，沈阳一场大雪过后，夏先生从珠海转道贵阳飞来沈阳。当天晚上，我和辽宁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张洪先生一起请他吃饭。他生于1954年的北京，那时正是他的父亲创作《辽东半岛的春天》，经常和陈荒煤在老槐树下喝茶的时日，后来他一直陪在父亲身边直到贵州。他从过政，经过商，教过学，曾任珠海市南方社会经济贸易学院院长、东方速记文秘函授大学校长、珠海市华南工商管理进修学院院长、少年与法杂志社社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兼职教授、美国共和党亚裔总党部高级顾问、日本早稻田速记秘书专门学校高级顾问等。他早在1983年就开始创办东方速记函授中心，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最早的速记教育家，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速记人才。著有《现代秘书必学》《实用公共关系学》《公关应用》《中外合资企业管理入门》《签订经济合同指南》《交易谈判技巧引导》《市场营销诀窍》《实用企业竞争战略》等。他是一位典型的儒雅通达的谦谦君子，为人诚恳、醇厚和书卷气。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喝了一瓶他从贵州茅台酒厂带过来的茅台酒，聊了很多关于他父亲的话题和《杨慈灯文集》出版的相关事宜。

第二天，我陪同夏正社去看望李正中先生。李先生和夫人朱媵当年都与杨慈灯相熟，他们不仅在同一家出版社出书，抗战胜利后，杨慈灯还经常在李正中主编的《东北文学》上刊发作品。当时李正中先生已经九十二岁，身体健朗。夏正社见到李先生，特别地亲切，他说：“看到李老，如

同见到父亲。父亲的影子，在这些父辈人的身上似乎还能见到。”李先生听说要出版《杨慈灯文集》，很是高兴，过后还为文集特地赋诗并书之：“不堪回首忆前尘，黑水白山痛陆沉。浩气钦君挥椽笔，揭穿覬觎虎狼心。”对杨慈灯创作的历史意义表达了由衷的赞佩，这既是老友之间的情谊，又是民族大义感怀。

“浩气钦君挥椽笔”，怀着对杨慈灯的敬佩之情，写了以上这些支离破碎的文字。好在经过两年时间，经过夏正社和辽宁人民出版社的搜集、整理、校对和设计，如今《杨慈灯文集》终于完成印刷之前的所有工作，即将付梓。读者可通过这部文集，进一步深入了解杨慈灯先生，了解那个时代里坚持以母语写作，坚守民族文化一脉香火的作家们的精神和风华。感谢夏正社先生，感谢辽宁人民出版社，此文集的出版无疑又为辽海文化、为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增添了亮丽的一笔。

乙未早春于沈阳乐毅山房